

南通



人杰篇
物华篇
沧桑篇
美俗篇
胜迹篇
腾飞篇
文采篇

0.33

江苏县邑风物丛书



《江苏县邑风物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 潘震宙

副主任 蔡玉华

委 员 陆建华

卫树人

凯 亚

王远鸿

本书执行主编 陆建华

南 通

孙庆章 徐振辉 徐存祥等著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通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875 插1 字数110,000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500册

ISBN 7-214-00343-0

K·28

定价2.10元

责任编辑：包建明

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序

李俊民

江苏省南通县是我的家乡。这里是江淮之委、黄海之端。五山逶迤而灵秀，江流日夜以奔腾；沟港交叉，舟车辐辏；绿畴弥望，棉稻连阡；人烟稠密，群星灿烂……在苏北一片平原之上，她犹如一颗闪光的明珠。家乡谁不爱？我虽长期旅外，但怀乡之情，久而弥笃。

本书开卷即为“人杰篇”。古语云：“人杰地灵”。地灵和人杰的结合，使南通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变为世人所瞩目的大县。这是与近代史上南通出了张謇这个人物分不开的。张謇成为清末的一名状元，这还不是他光荣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页；最重要的是他从爱国爱民的思想出发，凭着自己的文章经济、智慧才能，积极从事实业救国的实践。他提倡“父实业、母教育”，认为非振兴实业无以取得国富，非发展教育不能启迪民智，而人民缺乏知识就不能振兴实业。所以他费尽艰辛，办实业、办教育，终于建设起一个新兴的南通，苏北沿海文化经济的中心，值得南通人民永远纪念。但是，他在当时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改良主义，他振兴实业的计划

序

也必然会遭到挫折和打击，他自己也因此而病逝，令人惋惜。解放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张謇先生遗下的事业才得以兴旺发达，并且成为今天我们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坚实基础。他的功绩载入了历史史册。

本书中所提及的人物，都有他们鲜明的个性：不畏权势，不惜生命；他们的志向、意志与作为，无不体现了为国为民的高度责任心与使命感。自称“菊痴”的张謇谷，“不肯让子”的围棋国手李湛源等，都具有这种特色。特别是西亭人李春鸣（震寰），他是我的同宗族叔，我初进中学时的国文教师，后来他去了新加坡，尽力于爱国华侨的教育事业。书中提及南通有关的历史人物虽不多，但其教育意义却非常深远。文天祥于南宋末年为挽救民族危亡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在南通留下了胜迹“渡海亭”和千古传唱的《指南录》。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的渊源所自。明代后期国势危弱，边防不固，屡遭倭寇侵袭，出生于余西的切面卿傅曾顶激于义愤，挺身而出，英勇杀敌，使敌首望风而逃，

序

而他却殉身沙场，万民为之痛哭，并建曹公祠，示范于后人。如果说，这些历史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是一场悲剧，那末在抗日战争中，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向苏北解放区猖狂进攻的战斗中，南通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打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，终于取得了决定性的最后胜利。其英勇壮烈之情景，如同一幅幅画卷，至今仍使我们这些亲历其境的人历历在目。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就不可能有胜利的今天。这是我几十年经验的一条体会。而今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优良传统，正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发扬光大，并在新一代青年身上体现出来。在抗越斗争中牺牲在老山前线的青年战士范陈兵就是其中的代表。

南通县所处的区域，东边的范公堤，西边的运盐河，是两条交通主脉。范公堤以西是老土，堤东是新土，是沧海桑田的遗迹。海边滩涂经过“围涂”以后，可以种植棉花。老土纯系种粮地区，物产丰富。南通的特产，一种是自然加工，另一种纯粹是依靠智慧，精工细作而成。前者如薄荷

序

油，号称“亚洲之香”，名扬寰宇；后者如我老家西亭所出的脆饼，以其香脆可口的风味，独辟蹊径，蜚声中外。又如百年以前，南通的主纺土织就被称为通布，在国内外销行已久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以后，机械化织布，形成色彩缤纷、购销两旺的纱布市场。而传统的手工小纺织现在还是有其独立发展的前途，比如手工业的丝织、刺绣，在改革开放中以其奇异的色彩为中外商人所瞩目。黄金村的绣衣，叠石桥地区的绣品市场，正是南通人民智慧才能、精巧工艺的集中体现。我作为一个南通人，实在以此而骄傲。

地方的民风习俗，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。这种习俗在大中城市已逐渐销声匿迹，而在乡镇间却传留至今，并有了新的发展。农历节序，例如上元观灯、端阳赏午、中秋“赏月”、重九登高，均多饶意趣，雅俗共赏。久居在外者，忆及少年时这种情趣，还是形诸梦寐，终身难忘的。对于劳动人民用以调节劳动、丰富精神生活的民间文艺是不可忽视的，在今天还有继承发展的必要。可惜我对民间的文艺活动

序

知之甚少。金沙镇、胥岸镇、五总、石港镇，都是我老家西亭镇的毗邻地区，而这些地方正是民间文艺活动极其活跃的地区，但我对“锄头柄上吹洞箫”竟无所知，实为憾事。

我常想，应该编一本书，让我们的后人，特别是青少年，了解一下自己的家乡，从而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，拿出比前人更多的聪明才智去建设一个新南通。爱祖国、爱家乡，永远是一脉相承的。现在中共南通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做了这件事。他们将厚厚一叠书稿送到我的病榻上，我通读之后，深感内容丰富，文字生动，意义深长，令我乡思绵绵，激情不已，乐为之序。

1989年8月于家中

目 录

序	李俊民(1)
· 人杰篇 ·	
余学广	· 从农家子到状元公 (1)
季 子 徐存祥	· 东篱花神张馨谷 (5)
余学广	· 弈界“憨大”李湛源 (8)
余学广	· 说书大师柳敬亭 (11)
宋建人	· 曹顶抗倭标青史 (14)
陈利华	· 黄朝颺军山举义旗 (17)
陈利华	· 华侨教育家李春鸣 (20)
陈君佑 袁卫平 孙建国	· 缪康强素描 (23)
曹 展 肖 马	· 炮兵侦察英雄花陈兵 (26)
谢厥根	· 煦风桃李满江城 (30) ——平潮饭店小记
· 沧桑篇 ·	
宋建人 徐存祥	· 沧桑之变 (35)
宋建人	· 奇怪的地名 (38)
宋建人	· 石港有石似无石 (41)
宋建人	· 被江潮吞噬的大镇 (45)
宋建人	· 桅杆荡沉船之谜 (48)

目 录

· 胜迹篇 ·

徐存祥	· 文天祥和渡海亭	(51)
徐存祥	· 独木鼓 · 洗马池 · 义马墓	(54)
宋建人	· 石港御葬坟	(56)
宋建人	· 石港七十二个半庙	(59)
宋建人	· 丁月湖和报时印香炉	(63)
宋建人	· 元帅庙与巡检庄	(66)

· 腾飞篇 ·

陈君佑 邢源明	· 秋访黄金村	(69)
赵建华 周介乐 何志均	· 广厦万千皆丰碑	(72)
宋建人	· 琳琅斑斓笑春风	(75)
张圣泉	· 绣品王国的开拓者	(78)
孙庆章	· 不再在魁星楼下踟蹰	(80)
宋建人	· 大生今昔图	(83)

· 文采篇 ·

孙庆章	· 美哉！荷花仙子	(87)
孙庆章	· 却说《拾判》	(90)
徐振辉	· 锄头柄上吹洞箫	(92)
徐振辉	· 这里有个山歌之乡	(95)
手 子	· 十八罗汉纱翎画	(99)

目 录

徐存祥	• 神秘的微雕艺术	(102)
徐振辉	• 屋梁上的三国故事雕刻	(105)
宋建人	• “翠微诗社”余韵长	(108)
瞿汉宾 胡翰林	• 长江尾上的京剧之乡	(112)
曹琳 宋建人	• 从上僮子到南通僮子戏	(115)
宋建人	• “欲国之强，必先教育”	(119)
张鸿兵 徐存祥	• 此处无声胜有声	(123)
宋建人	• 南通名联琐话	(126)
• 物华篇 •		
孙庆章	• 薄荷情思	(131)
孙庆章	• 西亭脆饼十八层	(135)
陈君佑	• 骄矜的二甲蓝印花布	(138)
陈利华	• 张沙方柿	(142)
余学广	• 物美价廉的荸荠	(145)
• 美俗篇 •		
孙庆章	• 风筝缥缈绕梦魂	(147)
曹琳	• 意境蕴藉的供月戏谜	(150)
宋建人	• 灯彩熠熠闹元宵	(153)
宋建人	• “駝駝將”与“嫁女十里红”	(157)
宋建人	• 奇特的南通方言	(160)
后记		(163)

从农家子到状元公

余学广

南通县金西乡有个小小的集镇，叫做三姓街，这里聚居着张、王、季三姓农民，在此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。小镇的四周，过去是一片穷乡僻壤。可是，就在这里，有一所学校，屋舍精严，环境清幽，与邻近的土墙茅庐相比，使你产生“眼前突兀见此屋”的惊喜之感。这座屋舍就是张四先生为他家乡建的张氏小学。

张四先生是谁？是清末状元张謇。他生于1853年，世居通州金沙场三姓街的乡下，后来迁居西亭，侨居海门县常乐镇。自清末直至辛亥革命以后，他曾做过不少带“长”字号的大官，在南通办了不少振兴实业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的实事。父老们没有把他当大官看待，而是根据他在兄弟间的排行，称之为四先生。人心是杆秤，老百姓在感情上是同他亲近的。

张謇以一个寒微的农家子弟而考中状元，所走过的科举之途，却是一条漫长的充满荆棘的路。他先后考了26年，光在考场上就度过了160多个日日夜夜。要成状元，先要取为

秀才。科举对世代白丁的农家子弟有着严格的限制。考秀才这年，张謇16岁，他的老师宋先生考虑到张家三代无人做过官，也无人有过秀才、举人等功名，是个典型的“冷籍”之家，按例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便介绍张謇之父张彭年与如皋县一名张姓举人认了本家，张謇即作为大户之家子弟，参加考试。二月，县考5场，张謇成绩不错。四月，赴通州考，名次却排得比较落后。宋先生批评他掉以轻心，说：“若有千人应考，录取九百九十九人，可说不难，然而毕竟有一人名落孙山，你要把这个人看成是你自己！”张謇领教后，便在他生活起居的各处所，一一写上“九百九十九”5个字，时时警策自己。夜读时还用两个青竹筒夹住辫子，用来惊醒自己，以便挑灯再读。夏天，他忍受炎热煎熬，蚊虫叮咬，照常口不绝吟，手不停批。而后送秋迎冬，再上考场，张謇得中如皋秀才。于是，张举人家乘机不断勒索酬谢，就这样孝敬了那边两三年，张举人仍然翻脸告发。如皋县衙扣押了张謇，并拟呈报革除其“功名”。张彭年虽解囊疏通关节，无奈财力绵薄，无济于事。所幸张謇有好友仗义扶持，才得以在一个风雨之夜脱身出来，又经过自己陈情申述，争取到回籍南通，并通过院试，成为南通秀才。至此，张謇才算从寒微的门第中跨出了艰难的第一步。

考举人，科举时代称为乡试。张謇连续5次乡试，都失败了。这时，他正在淮军将领吴长庆幕中，有援护朝鲜的才干和功劳，朝鲜准备以“宾师”的待遇挽留他；北洋大臣李鸿章、张树声和吴长庆三人，也联合上书推荐他到朝中当官。但张謇却认为自己功名未就，宁愿以科第进身，坚持不受“宾师”，拒绝朝中出仕。在这第二年，也就是他33岁时，

在北京应顺天乡试，考中了第二名，实际上是南方各省中的第一名，被称为“南元”。于是，科考多艰的张謇，至此才“一举成名天下知”。

张謇中举，不难谋取一官半职，但他还要进一步拼搏，以遂少年的“跨鳌”之愿。然而，宝塔式的科举考试，越上越难攀登。直至40岁，他应过3次会试，均告失败，尤其是1892年他第三次会试，主考官是早就赏识张謇的李鸿藻，既了解他在哪些问题上便于发挥，又熟悉他书写的字体，便在命题、阅卷等方面有心成全他。不想张謇进考场后腹泻，文思不济，字失常态，竟然失去录取的大好时机。这场考试，考得张謇颇为灰心丧气，曾把自己比作鸟，说“本无钟鼓之心”，意思是不想到朝堂之上凑热闹了；又把自己比作驹，说“久倦风尘之想”，简直视科举为畏途，怀隐退之思了。就在这时，工部尚书翁同和及其他熟悉的大臣，准备安排他管国子监南学，也就是国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。而张謇却以他士人的倔强脾气婉言谢绝了。

时隔两年，到了1894年，恰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，朝廷特开甲午恩科，翁同和及时将这一信息通报了张謇。而张謇因为连考不中，心灰意懒，对自己是不是进士的料子，心存疑惑，一时不打算再去碰壁了。他在江西做官的三哥，这时写信给父亲，请求父亲严命张謇去应试。同时以兄弟之情，劝导张謇应有所作为，不要辜负翁老师一番好意。于是，张謇振作起来，骎骎一跃，志在千里。初考，即录取为第六十名贡士。复试，层楼更上，列为一等第十名。接下去便是能否成为状元的殿试了。面对以河渠、经籍、选举、盐铁等项内容命题的试卷，张謇略加思索，即欣然命笔，写来引经据

典，条分缕析，辞彩飞扬，字体遒劲。翁同和看到这份试卷，高兴得眼睛笑眯了缝，笔走龙蛇，大字批上：“文气甚老，字亦雅，非常手也！”经过众主考官的激烈评议，最后一致同意翁同和的意见，将张謇定为一甲第一名进士，也就是点了状元。两天后揭晓，张謇感到是在意中又在意外，恍惚如堕梦中。42岁的张謇，仿佛变成了12岁的蒙童。啊，他终于成了跨鳌人！

这位南通跨鳌人，并不以改换门庭、摆脱受人轻侮的地位为满足，却以中状元为起点，利用自己地位和各方交际，施展他实际的经济才能，兴实业、办教育，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实事。五山吐翠，功不待言。受惠最直接的南通民众，怎么也忘不了与大家灵犀相通的张四先生！



东篱花神张馨谷

季子 徐存祥

早在1924年，于法国巴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书画大赛上，一幅中国水墨菊花引起了轰动，荣获一等奖，得金牌一枚。捧回这一殊荣的是本县的画家张馨谷。

张馨谷。原名葵，生于清光绪六年（1880），金沙镇十六总桥东首人。他在兄弟五人中排行第二，因为人耿直孤高，放逸不羁，人称“张二痴”；又因爱莳菊、画菊，自称“菊痴”。

张馨谷出生于艺术之家，父亲张樵山酷爱昆曲，为金沙“道南社”主要成员之一，他自幼接受艺术熏陶，“尤精绘事”（张馨语）。四十岁时，受当时正致力于兴办教育的孙儼之聘，在“私立孙氏高等小学”（今南通县实验小学）担任美术教师。孙儼划出四亩地专供他在教学之余种菊，并派一名花工做他的助手。这正合张馨谷的心意。他每日清晨起来，头不梳，脸不洗，第一件事就是去菊圃，亲自汲水浇灌。日间除了上课，就在菊圃检视。风雨之后，他发现叶子上有泥

水玷污，就一片一片地用水洗净；选留的分枝不断萌芽，他随时摘去。若有一花将开，他会象孩童一般，手舞足蹈，不胜欢跃。或者暖壶酒，或者泡杯茶，在花荫旁浅斟慢饮。酒酣兴畅，有时铺纸挥毫，有时就地造纸，以指代笔，随意写生。为了防止碰坏或风折菊花，他在每一分枝旁都要插上一支杆，每隔4~5叶绑扎一次；对花瓣下垂的品种，用细铅丝做成托盘，托住花朵。若旁人要来折他的花，他情愿低头下拜，代菊乞命；若有人碰断他的菊枝，不管是谁，都要遭其大声训斥。一次，县里的督学在孙儼陪同下到菊圃观赏，不小心碰断了一枝，他竟呵责说：“你身为督学，还不知道爱花，怎能为人师表！”督学满面通红，孙儼一旁尴尬至极。

张馨谷对艺菊十分钻研，与上海江湾体育会馆的“小观园”、日本人山义则手设立的“兴农园”等都有联系。凡新的品种、奇异的花型，他都要设法弄到手、学到手；否则，便耿耿于怀，茶饭不思。他所种的菊花，从插头到开花上盆，乳叶从不褪掉。能有此种技术的人，在当今也是不多的。每年重九前后，他把所培育的菊花在学校的“菊寿堂”、“沧园”的正厅中展出，供四方人士观赏。金沙镇的许多老人至今还能回忆得起来，他所展出的菊花，品种极其丰富，花型纷繁，色泽多样；有只保留一个头的独本菊；有保留3~5个头的多头菊；有育成塔型的塔菊；有扎成动物形象或其它形象的扎菊；有一盆开几百朵花的大立菊和养成状如凤尾的悬崖菊等，五彩缤纷，香味横溢。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，不亚于赶庙会。

生活是艺术的源泉。张馨谷爱菊如醉如痴，种菊事必躬亲，画菊也是匠心独运，出神入化。他所画的菊花不但神韵

生动，而且能够描绘出不同品种菊花的茎叶差异，毫不混淆一体。艺菊行家只要看他所画菊的茎叶，即知菊的品种了。可见他的“墨菊图”获得国际金牌、蜚声中外，决非偶然。获奖后，求张馨谷画菊的各界人士很多，使他深感应接不暇，为此，南通状元张謇特地为他规定了笔润：“画菊一朵金一元，未开含苞不计酬。”虽说如此，他高兴时，即使是素不相识的过路人，他都可以为之作画，分文不取；但权贵显要即使重金相求却不易得。

1931年春，张馨谷采用人工控制的办法培育的几盆夏菊提早开花了。他喜不自胜，邀朋友前来观赏。但由于心神过于劳累，积疾肺病也越发严重了。他对家人和好友说：“花开得早，也谢得早。看来，吾命休矣。只求你们日后在我坟地上栽上菊花，相伴于我，余心足矣！”也真蹊跷，菊谢之后，他也便谢世了，享年仅52岁。死后，人们称他为“东篱花神”，为之举行了别开生面的菊葬。至今，张馨谷的后人，每逢菊花盛开之际，都忘不了要去他的坟前献上一束菊花。

